

# 為廿一世紀陶成牧人

朱蒙泉 編譯<sup>1</sup>

內戰與國際戰爭將許多社會破壞殆盡；性交易奴化了許多孩童和婦女；政治使人與人之間變本加厲地不能彼此容忍和憎恨；為謀求公司的利益，環境遭受破壞，使許多民族沒有飲水和可耕種的田地。在廿一世紀的開始，我們面對的挑戰既多且大，等待我們負起新的使命，造就新的牧人。

當我們進入廿一世紀初，我們正面對著一大筐全球和局部的優先難題，急迫地引起我們注意，等待著我們用特殊的使命去答覆，並需要擁有特質的牧人去回應。

另一個在美國見到的現實是：大部分牧者，尤其司鐸，要求他們承擔的工作量已超過他們的能力，不僅只量方面，工作也變得更為複雜且具壓力，在人力日減的今日，已經不勝負荷。

今日的牧者當有坦承公開指出現時代世界不義的能力，並

<sup>1</sup> 本文譯者：朱蒙泉神父，耶穌會士，曾任中華省省會長。在美創立「輔友協會」，並在美、加、台、港、澳推展夫婦懇談會至今。

本文編譯自：Luisa M. Saffiotti, Ph.D., "Forming Ministers For The Twenty-First Century", *Human Development*, Volume 26, Number 2, Summer 2005.

向世人吶喊。

目前牧職應徵者中有六項心理因素，使他們無法有效地負起現時代的牧職：

1. 對現在世界的實況不明瞭，因此無法去反對自己的生活，做有意義的反省。
2. 對僕人領導認識不足，甚至有回顧過時傳統的趨勢。
3. 對貧窮人不關心，即使理論上似乎有些了解，但是在行動實踐上，完全與理想脫節。
4. 心理上的重擔還未放下，因此有自顧不周，更談不到關懷他人。
5. 中產階級的心態太濃，因此無法切實地活出奉獻生活的本質。
6. 時代已進入後現代文化中，而年輕的一代還生活在現代文化裏。

上述六項之中，依作者觀點而論，最嚴重的是第 3 項：對正義與和平的意念，和他們是否真正有推行和實踐的能力，有很大差距，因此有眼高手低的現象。

負責培育者在收錄候選人之前，當非常認真地考慮，一批尙未能擺脫許多心理困擾的人，有關他們的合宜性。

修會和司鐸的候選人在從事牧職生命的核心中，往往見不到重視伸張正義和推行和平的典範。有不少的會士們寧願獨居而不願參與機構性的工作，也不關心團體的事業。

受陶成者生活在次文化之中，而這些次文化之間和與其他次文化之間隔離甚至阻塞，但是這次文化卻成為他們認同的準

則，封閉了自己。

我們發現有需要陶成一批不僅能容忍作法的差異，甚至接納不同的價值觀，在當地、國際或教派之間推行和建立未來的使命。這種存同容異的意識培育，要求陶成者切願成為今日投身牧職的日常生活中知足常樂的典範。

目前的培育計畫倒還聚焦在評估個人內心和人際關係的技巧，以及個人皈依的能力上。面對正義及和平工作上，團體也當意識到代溝與意識形態上的分歧。

不少的青年若幸有機會，能不斷成長和療傷，又能學習和整合有關自己和世界新知識。

現代社會的需要是專注於社會幅度的罪惡，除非我們由個人的治療和成長，進而注意社會的服務和國際性的關懷。除非我們由默觀生活進而注意先知性的呼聲；除非我們由偏面知性培育進而注意整合性的培育，我們無法陶成一批時代需要的牧者。

為達到這社會性的皈依，擺在我們眼前的有四項事工：

1. 了解周遭惡劣的環境。
2. 使人能面對階級差異和不平等待遇的環境有敏感性。
3. 培育有面對衝突的能力和技巧。
4. 有聆聽先知言語，並了解組織結構的有用性。

從這社會需求引申出來的是現代培育者的八點特質和技能：

1. 引領受培育者具有意識、交談和向皈依者開放的能力。
2. 超越個人的需要，進而與團體交往。

3. 學習環保技能。

4. 生活的透明度和責任感：不論有關性方面或權力等，若能在團體之中一定更有效果。

5. 朝聖者的心態，不斷向外福傳。

6. 使理想結合實踐，生活體驗與窮人同居共處，有助於改良社會的意識。

7. 實際體驗貧窮飢餓，使人有知足常樂的心態。

8. 勇於提出棘手的問題。

當受培育者能不斷超越個人的皈依，和人際關係的轉化，更容易促進社會的正義和結構的皈依，使之更合乎正義。

負責陶成者除擁有正確的心態和有效的技能外，當以身作則，活出現代牧者的典範。